

層層

沈信宏

家裡有一面牆，本來上面有一張畫紙，讓孩子塗鴉，幾個筆畫歧分出去之後，整面牆蔓生得繽紛雜駁，孩子後來再貼上花花綠綠的貼紙。我已經忘記那牆本來的面貌，每次看到便心煩意亂，眼神趕緊飄走。丈夫為此指責最初貼上畫紙的我，叫我清乾淨，我總是應諾，卻立刻被別的事勾走。只要越拖越不做，他會記得越深刻。反正在他眼裡，我什麼事都做不好，很多事都拖著不做。我走進家庭後，身體就被家吞了，頸

或生熱疹。林，風吹不過去，大腿彼此摩擦，常破皮
 結構非常穩固。每次行走，下半身有如密
 延伸出廣大的屋頂，立柱更加龐碩，整體
 生產時瘋狂使力，腿下的基地大幅擴建，
 膀，力量在來管裡竄流。我的下半身自從
 再需要抱孩子，我的背擴成一對寬張的翅
 環架疊起來，仍撐不住駝垮的背。就算不
 的我大口吞掉。我坐下的時候肚子一環一
 子之後，過往清瘦端莊的少女被急需滋補
 牆面第一層是我增厚的脂肪，生完孩
 。是一面逐漸污濁，永遠無法恢復清潔的牆
 項腰線、大腿小腿融陷進每個角落，我也

失去年紀的「媽媽」。
，為了填滿母親寬柔的輪廓，盛裝更多責任，我吹漲輕薄的自己。我面前所有的眼睛都慢慢退後，順其自然且包容地將我看成一個完整的母親。
、各種掩蓋不住的異味。下班之後，失騎機車去領錢、買菜，偶爾買奶粉尿布，再去保母家接孩子，也順便帶用全身打已了下班車潮洶湧的煙塵，被無數支排氣管燒出焦臭味，成為一顆再擦不白淨的黑炭。回到家，即使撥空洗了澡，孩子在保母家沒睡飽，一直討抱，我只得抱她煮飯，火爐和孩子同時烘烤，我蘸上黏膩的油煙，再刷上一層瑩亮的汗光，又溼又臭。

次哭泣，抱著又放下幾次，解決他各種臨
 ，我陪他堆積木，一直和他說話，安撫幾
 第四層是孩子，和孩子一起回家之後
 是一副邋遢的模樣。
 無開縫，無人出入，否則我再怎麼打扮都
 成霉菌的原始宜居地。除非家完全密閉，
 根長而軟的髮絲，剛擦亮的地板，再飄散幾
 ，黏附在來回走踏的腳底板上，再飄散幾
 或有人走動，躲藏的灰塵從各處爬竄出來
 一起跳到地面上圍圈舞蹈。只要開電扇，
 孩子如果又跑去玩，玩具立刻被他喚醒，
 空檔吸塵、擦地，收好孩子弄亂的玩具。
 易弄亂的衣物。我下班之後忙著煮飯，趁
 已裏。家像是即使仔細收摺好，們曾被輕
 第三層是整個家，我被髒亂的家緊緊

時需求，希望他安靜坐著，但他仍不停冒
出混濁的雜音。有時突然排便，我停下手
邊所有家務，趕緊到廁所沖洗。我一直讓
他恢復乾淨，弭除噪音，他卻像一枚燃放
的火藥不斷炸開。

我身上層層疊疊染上不同污漬，再也
無法被一眼看透。丈夫以為我變得非常厚
實堅硬，不再輕柔地捧著我，可以不帶情
感地朝我拋射充滿尖刺的話語，任我掙落
，滾到幽暗結網的角落。他以為我的感受
已被裹覆在身體深處，再也透不出來。我
始終把腰朝向正在做的家事，背對他，沒
空流淚，連汗水也流在衣料的裡層。

所以丈夫每天回到家之後，就氣沖沖
地問：「為什麼什麼事都沒有做，飯沒煮

生	寄	什	漸		這	好
活	生	麼	漸		麼	一
得	物	，	變	我	，	沒
喘	轉	然	得	想	和	收
不	而	後	透	刮	我	整
過	已	徹	明	除	出	家
氣	覆	底	，	體	門	裡
	在	消	讓	外	時	、
	他	失	他	重	一	孩
	身	。讓	看	重	模	子
	上	我	見	數	一	，
	，	晚	最	抹	樣	那
	填	下	裡	的	。L	面
	他	的	面	污		牆
	在	那	的	垢		還
	這	幾	我	，		是
	家	層	做	最		
	裡		了	好		

沈信宏



個人簡介

一九八五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現任教職、父職，深夜寫字。清華大學臺文所畢業，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。曾獲國藝會與文化部創作補助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，作品入選《九歌一〇六年度散文選》。

得獎感言

每一個母親都是層層包裹過的樣子，我只能試著以寫字撫摸到裡面，一旦面對面，母親勇猛得像穿戴盔甲的戰士，所以話語總是激動地拋射出去，那些清亮的回聲，或許不是防衛，而是破碎。

評審評語

方群：

肯定作者為女性發聲的這種行為，作品本身是有預謀的一種計畫性寫法，具有文字的基本功。

